

礼记注疏

第一
函
九
册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四

曲禮下第二疏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義與前篇同簡策重多分爲上下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

高下之節。奉本亦作捧同芳勇反提徒兮反

疏

凡奉至當帶。正義曰此一節論臣所奉持及俛仰褻襲之節各依文解之。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物有宜奉持之者有宜提挈之者各因其宜奉之者謂仰手當心奉持其物提之者謂屈臂當帶而提挈其物帶有二處朝服之屬其帶則高於心深衣之類其帶則下於脇何以知然玉藻說大帶云三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長三尺而居帶之下三分之二則帶之下去地四尺五寸矣人長八尺爲帶若帶下四尺五寸則帶上所餘正三尺五寸故知朝服等帶則高也而深衣云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脇當無骨者故知深衣之帶則下也今云提者當帶謂深衣之帶且古人恒著深衣此明乎當提奉故益可執天子之器則上衡謂高於心彌敬也此衡國知也

知也

執天子之器則上衡

謂高於心彌敬也此衡國

國

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

綏讀曰妥妥之謂下於心。綏

依生

疏

執天至提之。正義曰。嚮明常法此以下明臣各爲其君上提奉之禮也。執持

反土

也

平衡也。平衡也。平謂人之拱手正當心平故謂心爲衡

三食帶

器

不宜下故臣爲擎奉皆高於心彌敬也。此衡謂

執外心

衡

謂高心也。既有二處不同故鄭云此衡與心平

明他

衡者

不與心平也。國君則平衡者國君諸侯也。降於

天子故其臣爲奉持器與心齊平也。大夫則綏之者綏下

也。又降於諸侯故其臣爲奉器下於心也。士則提之者上

云大夫綏之已下於心今爲士提之又綏之下即上提者

當帶然凡當提物尚得當帶今爲士提物更在帶下者士臣

爲士卑遠於君故厥降在下故禮云大夫之臣不稽首以辟

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

重慎之也。主君也。克勝也。勝音升。

同也

凡執至不克。正義曰。嚮明持奉高下之節此辨持奉之容

儀也。主亦君也。禮大夫稱主。今此言主上通天子諸侯下含

大夫爲君者故并曰主。士則不然。克勝也。尊者之器不論輕

重其

而執之恒如實重如不勝

之容也故論語云孔子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聘禮曰上介執玉如重是也

執圭器操幣圭

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

重慎也尚左手尊左也車輪謂

行不絕也。操七刀反

疏

執圭至曳踵。正義曰又明提

曳以制反踵支勇反

尚上也謂執持君器及幣玉也若擎奉此物則右手在下左手在上左尊故云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者曳拽也

踵脚後也若執器行時則不得舉足但起前拽後使踵如車輪曳地而行故云車輪曳踵立則磬折

垂佩圭佩倚則臣佩垂圭佩垂則臣佩委

君臣

之節倚謂附於身小僂則垂大僂則委於地。折之列反。一音逝佩步內反本或作佩非倚范於綺反徐其綺反。執

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

藉藻也裼襲文

爲文裼見美亦文無藻爲質襲充美亦質圭璋特而襲璧琮

加束帛而裼亦是也。藉在夜反下同裼星歷反藻音早本

又作纁琮

疏

立則至則襲。正義曰嚮明奉持及手足之才冬反。儀此明接受時禮也立倚也佩謂玉佩也帶

佩於兩邊臣則身宜僂折如磬之背故云磬折也身既僂折則所著之佩從兩邊出縣垂於前也。主佩倚者主謂君也倚猶附也君宜直立則佩直附倚身而縣垂不出前。則臣佩垂者君若直立佩倚於身則臣宜曲折曲折則佩不得倚身故縣垂於前也。主佩垂則臣佩委者主君也言君若重慎折身而佩垂則臣彌曲故佩罄委於地然臣不發初太曲必待君僂而後方曲者亦授立不跪之義也。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凡執玉之時必有其藻以承於玉若盡飾見美之時必垂藻於兩端令垂向於下謂之有藉當時所執之人則去體上外服以見在內裼衣故云有藉者則裼也其事質充美之時承玉之藻不使下垂屈而在手謂之無藉當時所執之人則掩其上服襲蓋裼衣謂之無藉者則襲此謂執玉之人朝聘行禮或有裼時或有襲時。注圭璋至是也。正義曰鄭云此者以經云裼襲者人之裼襲欲明玉亦有裼襲云圭璋特而襲者上公享王圭以馬享后璋以皮皮馬既不上於堂其上唯特有圭璋圭璋既是寶物不可露見必以物覆襲之故云圭璋特而襲也云璧琮加束帛而裼者謂侯伯子男享天子璧以帛享后琮以錦既有帛錦承玉上唯用輕細之物蒙覆以裼之故云璧琮加束帛而裼也云亦是者非但人有裼襲其玉亦有裼襲之義此皇氏之說熊

氏以爲上明賓介二人爲禘襲圭璋特以下又明賓主各白
爲禘襲謂朝時用圭璋特賓主俱襲行享時用璧琮加束帛
賓主俱禘亦是也凡執玉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注云德
能覆蓋天下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爲貴又孔安國注顧
命云方四寸邪刻之用之以冒諸侯之圭以爲瑞信于男執
璧蓋亦刻驗覆之但無以言焉又執鎮圭以朝日及祭天地
宗廟知者典瑞云王執鎮圭以朝日又鄭志云祭天地宗廟
亦執之是朝日既執鎮圭則夕月亦當然也大宗伯云王執
鎮圭注以四鎮之山爲綵飾圭長尺有二寸故玉人云鎮圭
尺有二寸天子守之是也其五等諸侯大宗伯又云公執桓
圭注云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圭長九寸
故玉人云命圭九寸公守之是也宗伯又云侯執信圭伯執
躬圭注云蓋皆象以人形爲珠飾文有麤縟耳欲其慎行以
保身圭皆長七寸故玉人云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
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江南儒者解云直者爲信其文縟
細曲者爲躬其文麤略義或然也宗伯又云子執穀璧男執
蒲璧注云穀所以養人蒲爲席所以安人不執圭者未成國
也言以爲穀祿及蒲葦之文蓋皆徑五寸故大行人云子執
穀璧男執蒲璧五寸是也凡圭廣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
寸半知者是聘禮記文其璧則內有孔外有玉其孔謂之好

故爾雅釋器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此謂諸侯所執上璧皆朝於王及相朝所用也故典瑞前既陳玉則云朝覲宗遇會同於王諸侯相見亦如之是也其公侯伯朝后皆用璋知者以聘禮聘君用圭聘夫人以璋則知於天子及后亦然也其子男既朝王用璧朝后宜用琮以璧琮相對故也鄭注小行人云其上公及二王之后享天子圭以馬享后璋以皮其侯伯子男享天子璧以帛享后琮以錦其玉小大各如其命數知者玉人云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是也其諸侯相朝所執之玉與朝天子同其享玉皆以璧享君以琮享夫人知者聘禮璧以享君琮以享夫人明相朝禮亦當然子男相享則降用琥以繡璜以黼攸鄭注小行人云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是也其諸侯之臣聘天子及聘諸侯其聘王及享王降其君瑞一等故玉人云琢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煇聘是也其藉玉之藻鄭注周禮云纁所以藉玉以章衣木廣表各如其玉之大小天子則以五采畫之諸侯則三采子男二采其卿大夫亦二采故典瑞云王五采五就公侯伯三采三就子男二采二就又云琢圭璋璧琮纁皆二采一就是也熊氏云五采五就者采別二行為一就故五就也三采三就者亦采別二行為一就故三就也二采二就者亦采別二行為一就

故再就也二采一就者以卿大夫卑二采采則別唯一行其
爲一就知然者惟記及聘禮記三采六等則知天子諸侯采
別爲二等也此是周法其殷以上則禮說含文嘉云天子三
公諸侯皆以三帛以薦玉宋均注云其殷禮三帛謂朱白倉
象三正其五帝之禮薦玉用一色之帛故鄭注虞書三帛高
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用白繒其餘謂
堯舜之諸侯旣以采色畫韋衣於板上前後垂之又有五采
組繩以爲繫其組上以玄爲天下以黃爲地長尺無事則以
繫玉有事則垂爲飾故聘禮記皆玄纁繫長尺組注云采
成文曰絢繫無事則以繫玉因爲飾皆用五采組上以玄
下以絳爲地是也其裼襲之義者藻藉有二種一者以韋衣
木畫之也二者絢組垂之若板之藻藉則當有今言無者據
垂之也其垂藻之時則須裼屈藻之時則須襲案聘禮賓至
主人廟門之外賈人東而坐啓櫝取圭垂纁不起而授上介
注云不言裼襲者賤不裼以賈賤故不言裼明貴者垂藻當
裼也又云上介不襲執圭屈纁授賓注上介不襲者以盛禮
不在於已明屈藻合襲也又云賓襲執圭又云公襲受玉於
時圭皆屈藻故賓與公執玉皆襲是屈藻之時皆襲則所謂
無藉者襲是也聘禮又云賓出公授宰玉裼降立是授玉之
後乃裼也又云賓裼奉束帛加璧享是有藉者裼凡朝之與

聘賓與主君行禮皆屈而襲至于行享之時皆褻也知者以聘禮行聘則襲受享則褻凡享時其玉皆無藉藻故崔靈思云初享主璋特故有藻其餘則束帛加璧既有束帛不須藻凡諸侯朝天子皆行三享之禮故大行人云公侯伯子男並云廟中將幣三享親禮云四享者鄭注云四當爲三初享或用虎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魚腊龜金丹漆唯國所有分爲三享皆以璧帛致之若其臣出聘唯行一享故聘禮致夫人聘享唯一享也褻所以異於襲者凡衣近體有袍襪之屬其外有裘夏月則衣葛其上褻衣有褻衣襲衣之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之屬也掩而不開則謂之爲襲若開此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褻衣謂之爲褻故鄭注聘禮云褻者左袒也一玉之上若垂藻之時其人則褻屈藻之時其人則襲則褻襲不相因表記云褻襲不相因者彼謂各執其物執龜玉者則襲受享者則褻與此同也○國君不

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

相長妾

雖貴於其國家猶有所尊也卿老上卿也世臣父時老臣○姪大節反字林丈一反娣大計反相息

亮反長丁丈反下注長老同

疏

國君至長妾○正義曰此一節摠明稱謂之事各依文解之○國君不名卿老

者人君雖有國家之貴猶宜有所敬不得呼其名者也卿老
謂上卿上卿貴故曰卿老世婦者謂兩媵也次於夫人而貴
於諸妾也言諸侯雖貴不得呼其名也。大夫不名世臣姪
娣者世臣父在時老臣也姪是妻之兄女娣是妻之妹從妻
來爲妾也大夫不得呼世臣及貴妾名也然王制云大夫不
世爵此有世臣者子賢謂襲父爵者也。士不名家相長妾
者家相謂助知家事者也長妾妾之有子者也士不得呼此
二等人名也不名長妾者熊氏云士有一妻二妾言長妾者
當謂娣也故鄭注昏禮
云娣尊姪卑義或然也

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

余小子

辟天子之子未除喪之名君大夫天子大

大夫

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

亦辟其君之子

不

敢與世子同名

辟僭效也其先之生則亦不改世
或爲力。僭作命反倣胡孝反

疏

君大至同名。

此以下明孝子在喪擯者接對賓客之辭也

君大夫謂

天子大夫有地者大夫有地者則亦稱曰君故云

君大夫也

天子未除喪自稱曰余小子今大夫有地雖同曰

君而其子

在喪不敢同天子稱余小子也。大夫士之

敢自稱曰嗣子某者此諸侯稱大夫士之子也諸侯在喪之
嗣子某臣之子避之也。不敢與世子同名者世子謂諸侯
之適子也諸侯之臣爲其子作名不得與君適子名同也白
虎通云生在稱世子何繫於君也。注辟潛至爲大。正義
曰若名子與君世子同則嫌其名自此擬於君故云避僭倣
也世子貴不得同則與庶子同不嫌又若其子生在君之世
子前已爲名而君來同之此是君來同已不須易也故穀梁
昭七年傳云何爲君臣同名君子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
由來也是臣先名君後名同之臣不賜也又案雜記云與君
之諱同則稱字若先生與世子同名亦當然也諸侯之子不
可同天子之子故宜不也異義公羊說臣子先死君父猶名
之孔子云鯉也死是已死而稱名左氏說既沒稱字而不名
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先君死故稱其字
穀梁同左氏說許慎謹案同左氏穀梁說以爲論語稱鯉也
死時實未死假言死耳鄭康成亦同左氏穀梁之義以論語
云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是實死未葬已前也故鄭駁許慎云
設言死凡人於恩猶不然況賢聖乎然鯉也死未滿五十鯉
死稱伯魚者案冠禮二十已稱伯魯甫未必要五十也作五
十直稱伯耳焦氏問案春秋君在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
稱子無言嗣子某者也又大夫之子常何稱張逸者曰此避

子其耳大夫之子稱未聞
案稱嗣子某或殷禮也

○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

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

射者所以觀德唯有疾可以

或爲疾。使音史射市夜反則辭以疾如

疏

君使至之憂

字本又作有疾爲疾如字本又作疾音救

正義曰射法

每兩人相對以決勝負名之曰耦耦貴賤必對故卿與卿耦

大夫與大夫耦或奇餘不足則使士備耦案大射君與賓耦

卿大夫自相耦又有士御於大夫又司射皆耦卑者與尊者

爲耦不異侯是言士得備預爲耦故此有使士射之禮也

不能則辭以疾者士若不能不得云不能但當自稱有疾也

所以然者夫射以表德士既升朝必宜有德若不能則是素

餐之辱兼辱君不知人誤用已也言曰某有負薪之憂者

此稱疾之辭也某士名也負檐也薪樵也大樵曰薪詩云析

薪如之何匪斧不克是大故用斧也憂勞也言已有樵樵之

餘勞不堪射也不直云疾而云負薪者若直云疾則似傲慢

故陳疾之所由明非假也然士祿代耕且後問庶人子云能

負薪而今云士負薪者亦謙辭也兼言昔未爲士時經樵樵

今猶發動昔日之勞也白虎通云天子病曰不豫言不復豫

政也諸侯曰負子子民也言憂民不復子之也桓十六年衛

侯朔出奔齊公羊云有疾曰負茲諸侯之疾所以名不同者
蓋子茲聲相近其字相亂未知孰是音義隱云天子曰不豫
諸侯曰不茲大夫曰犬馬士曰負薪。注使士射謂以備耦
也憂或爲疾。正義曰知非士自射而云備耦者熊氏云若
其自射不須云使又不應辭
以其言使言辭故云備耦

侍於君子不願望而對

非禮也

禮尚謙也不願望
若子路師爾而對

疏

侍於至禮也。正義曰謂
多人侍而君子有問若指

問一人則一人直對若問多人則侍者當先願望坐中或有
勝已者宜前而已不得率爾先對先對非禮也。注禮尚至
而對。正義曰此證問多人而不願望對看論語云子路曾
皙冉有公西華侍於孔子孔子問四人各言其志而子路率
爾先對云願治千乘之國而孔子哂之。○君子行禮不求
之云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變俗

求循務也不務變其故俗重
本也謂去先祖之國居他國

祭祀之禮居喪之

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

行之

其法謂其先祖
之制度若夏殷

疏

君子至行之。正義曰此一節
論臣去本國行禮之事各依文

解之。○君子行禮者謂去先祖之國居他國者也。求猶務也。俗者本國禮注所行也。明雖居他國猶宜重本行故國法不務變之從新也。如杞宋之臣入於齊魯齊魯之臣入於杞宋各宜行己本國禮法也。此云不變俗謂大夫出在他國不變已本國之俗案鄭答趙商以爲衛武公居殷墟故用殷禮即引此云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如鄭之意不變所往之國舊時風俗與此不同者熊氏云若人臣出居他國亦不忘本故云不變本國風俗人君務在化民因其舊俗往之新國不須改也。然則不求變俗其文雖一但人君人臣兩義不同熊氏云必知人君不易舊俗者王制云脩其教不易其俗又左傳定四年封魯因商奄之人封康叔於殷虛啓以商政封唐叔於夏虛啓以夏政皆因其舊俗也。案有列於朝有詔於國三代之內喪服爲舊君齊衰三月傳曰三諫不從待放未絕者爵祿尚有列於朝出入尚有詔於國如喪服所云大夫待放之時名爲有列有詔不至三世者熊氏云彼據爲舊君著服故以未去之時名爲有列有詔此據去國之後但有列有詔仍行舊國之禮斷章取證故彼此不同。○祭祀之禮者此陳不變之事若祭祀之禮不變即喪立尸殷坐尸周旅酬六尸及先水陰陽犧牷騂黑之屬也。居喪之服者殷雖尊貴猶服傍親周則以尊降服。哭位之位者殷不重適以班高處上周

世貴正嗣孫居其首。○皆如其國之故者謂故俗也。凡上諸事悉不改革行之。如本國俗也。然上既舉三條餘冠昏之屬從可知也。○謹脩其法而審行之者并結前事各令分明謹脩本國之法審慎以行之其法謂其先祖之制度若夏殷子孫在周者悉行其先世之禮是不變俗也。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

入有詔於國

三世自祖至孫踰久可以忘故俗而猶不變者爵祿有列於朝謂君不絕其祖祀復

立其族若滅紂奔紂立滅爲矣詔告也謂與卿大夫吉凶往來相赴告。○三世盧王云世歲也萬物以歲爲世朝直逆反下皆同復扶又反下復還同紂恨發反徐胡切反沈胡調反。若兄弟宗族猶存則

反告於宗後

謂無列無詔者反告亦謂吉凶也宗後宗子也

疏

上國主宗後正義曰此以

下明在他國而得變俗者也將明得變改上先明未得者也。○去國三世謂三諫不從及他事變被黜出入新國已經三世者則鄭注云三世自祖至孫也。○爵祿有列於朝者謂本國君不絕其祖祀復立族爲後有朝者也。○出入有詔於國者出入。○吉凶之事更相往來也詔告也去已三世而本國之君猶爲立後不絕則若有吉凶之事當與本國卿大夫往

來出入共相起告故云出入有詔於國。注若臧至爲矣。正義曰引之者證有列位也。臧紇武仲也。時爲季氏宗廢長立少故與孟氏相惡遂出奔邾魯人以臧紇有功復立其異母兄臧爲以守先祀是有列也。故魯襄二十三年左傳云臧紇奔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非子之過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魯立臧爲紇致防而奔齊是其事也。若兄弟至宗後此是出已三世而爵祿無列於朝吉凶不相詔告而不仕新國者宗族兄弟謂本國之親宗後大宗之後也已本國不列不告若宗族猶存兄弟尚在已有吉凶當反還告宗適不忘本故也。前告國者亦告兄弟耳然既未仕新國猶用本國禮也。音義隱云雖無列於朝有吉凶猶反告於宗。後其都無親在故國不復來往也。去國二世爵祿無

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唯興之日從新國之

法

以故國與已無恩

與謂起爲卿大夫

疏

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

論無列無詔而反告宗後者今得仕新國者也。但仕新國有異故重言三世也。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者唯興謂已始

仕也雖有宗族相告已仕新國而本國無列無諡故所行禮俗悉改從新也然推此而言若本國猶有列諡者雖仕新國猶行故俗何以知然既云無列而從新明有列諡不從也又若無諡而不仕新者不得從新何以知然既云唯與明不與則不從無列無諡唯與之日三世即從新國之制孔子去宋既久父爲大夫尚冠章甫之冠送葬皆從殷制者熊氏云案命決云已爲制法之主黑緣不伐蒼黃聖人特爲制法不與常禮同也。注興謂起爲卿大夫。正義曰鄭注云起爲卿大夫者則若爲士猶卑不得變本也。○君子已孤不更名。亦重已孤

暴貴不爲父作諡。

子事父無貴賤。爲子僞反諡音示。

疏。

君子至作諡。正義

曰此一節論父沒不可輒改爲名諡之事已孤不更名者不復改易更作新名所以然者名是父之所作父今已死若其更名似遺棄其父故鄭注云亦重本也言亦者亦上行本國之俗上是重本故云亦也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諡者此孤不辨老少唯無父則是也暴貴本爲士庶今起爲諸侯非一等之位故云暴貴也諡者列平生德行而爲作美號若父昔賤本無諡而已今暴貴升爲諸侯乃得制諡而不得爲父作諡所以爾者父賤無諡子今雖貴而忽爲造之如似鄙薄父賤